

看雪版主、十年黑客“玩命”：我不作死，我只玩命 | 宅客故事

转载

[weixin_33696106](#) 于 2017-08-09 10:18:00 发布 63 收藏

文章标签：[网络运维](#) [面试](#)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yq.aliyun.com/articles/178497>

版权

阎文斌

花名：玩命

娜迦公司CTO，资深 hacker，从事安全领域研究与创新10年以上

有着深厚的安全领域背景，长期研究计算机病毒与软件保护技术，并深耕密码学研究领域。

曾负责省级某安全部门、国际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的多个网络安全项目，参与多家政府网站的风险评估工作。曾担任2008奥运会网络安全技术顾问，是国内著名安全论坛看雪论坛版主、业内知名软件保护专家（安全焦点组织员，连续五年在安交峰做软件安全专题演讲）。



写在前面的话

我们总在观察黑客的成长路径，希望后来者能够看到他们的故事，照亮眼前的路。

但是，大部分故事不能复制。玩命的人生亦如是。

在这篇文章里，你会看到一个和时代共成长的黑客玩命，发现他身上有着互联网发展的一些烙印。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，在被各种因素影响下（包括自身性格），黑客玩命如何追逐技术与理想，如何和自己及生活妥协。

或者，他压根不在乎妥协。

1994年，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，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，这成为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始点，中国互联网时代从此开启。

娜迦公司CTO阎文斌（花名：玩命）那时才11岁。

玩命每每谈起自己卓越的黑客技能，总会归功于三点：入门早、智商没有缺陷、血泪浇筑。

这一年，生长于铁路厂矿家庭的玩命也迎来了一个命运转折点——1994年，供销社开始试点个人承包制度，作为铁路职工的父亲承包了厂里的供销社，自此开始积累“市场经济”带来的财富。

1997年，互联网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，并开始飞跃式发展。但早在1994年，受益于整个家庭财政状况的好转，这时的玩命已经开始接受“电脑班”的培训，比娜迦公司的同岁的项目经理牛哥整整早了好几年。牛哥说，他在上大学时才接触计算机。

父亲、母亲、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、舅舅……他们都是铁路职工，玩命生长于一个住宿、学校、商店、医院都有的厂矿大院里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无论成绩怎么样，他都注定在这里接受教育，毫无压力。

玩命从小学开始，成绩就不怎么样。还好家境殷实，父亲又望子成龙，逃离厂矿子弟的桎梏，所以给他报了很多兴趣爱好班。在书法班和美术班都在一两个月“无疾而终”后，玩命开始到电脑培训班上课，学会了CCED制表。

兴趣来得很偶然，爱上后便一发不可收拾。

在高中时，玩命自学了C、html等语言，他说：“那个时代我们选择少，那时的初恋不是turbo pascal就是C，所以我只能选C了。”在高三时，他开始读《虚拟机的设计与实现》，由外向内探索计算机本身的原理。

这时，网络安全在中国处于荒蛮时代。

“当时，随便在网上搞漏洞，看着书一步步做都能搞两台机器回来。”玩命说。那时，只要他想，甚至可以黑遍他所在的整个太原市。

不过，玩命并不觉得这是多么牛的技能。如果说，他这个时代的黑客都能成长如斯，基本靠在“蛮荒时代”入门早。

“只要智商没有缺陷，就能干成脚本小子。”玩命说。

二

但是，玩命却因一心只爱黑客和游戏，高考落榜了。在家里的资助下，他出国读计算机。

玩命遗憾地调侃道：“本想读私家侦探，但英语太差，没办法，还是选了计算机，因为大学的计算机课程内容我基本都学过了。”

百般无聊，玩命和留学的华人同学一起打游戏。如果故事到这里，主人公可能只是一个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。故事的走向是，你看到的只是表象，他大谈昏天地暗的留学游戏生涯，其实举重若轻。

玩命留学期间除了打游戏，其他时间都在继续钻研虚拟机和底层技术。如痴如醉时，一天16个小时都在钻研。他不走主流的道路，却对爱的技术一片倾心。

他还爱上了研究病毒构造。他最喜欢的国外病毒组织是29A，纷繁复杂的病毒在他们的手中只有几kb，不以传播病毒为荣，没有盈利，不为炫技，单纯为了“玩”而玩。

不过，玩命并不觉得这是拼尽全力在“钻研”，因为热爱，所以自发而有趣。燃烧生命与大把光阴在“玩”，也许，他在取花名时，不自觉地表达了他的热爱。

虽然玩命爱“玩”技术，却自小成长于领先同龄人的家庭环境，对富裕的生活自带天然憧憬。大学毕业时，他许下了一个心愿：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

三

2005年，金山、瑞星、江民等杀毒软件在国内争江山。同年，“MSN性感鸡”网络病毒肆虐，各杀毒厂家纷纷披露主动防御计划反病毒，欲改被动劣势。

这一年，玩命大学毕业，通过圈内熟人介绍，凭借比较牛的技术能力，没有经过面试，直接进入成都一个体制内、“但不能详细描述”的单位做隐秘的计算机病毒研究。

成都这个地方实在太适合玩命了。一则在计算机病毒蓬勃发展的年代，他可以做喜欢的计算机病毒研究，一则成都向来以“适宜居住”著称，非常符合玩命对舒适生活的憧憬。他说，最爱成都的茶馆，一个人花几块钱就能喝一个小时，太适合聊事情了。

“有什么事是不能坐下来喝喝茶聊一聊解决的？喝一个小时不够，那就继续喝，继续聊，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”玩命至今还奉行这种处事“哲学”。

然而，2007年，父亲一纸“诏书”将他召回了北京。

父亲在玩命的生命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，从玩命的成长轨迹来看，小到上各类兴趣爱好班，初三选择复读一年，大到出国留学……他一直在走父亲安排的道路。玩命可以为此妥协，遵从父命，却在父亲画下的框框内不安分地生长——他的计算机，他的病毒都是自己在框框内选择的结果。

玩命说，父亲重感情、重家庭，所以自己不甘心似地从潇洒自在的成都到了北京，在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做防病毒软件，并转向软件保护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玩命还参与了奥运安保系统的创建。

2008年对玩命而言，是一个重要节点。那一年，他还邂逅了看雪论坛。看雪学院是国内著名的安全论坛之一，2001年建站，影响了无数黑客。

2010年，玩命成为了看雪论坛的版主——这个身份对玩命十分重要，至今对外的自我介绍中，玩命都把这个身份放在第一位。2017年2月，看雪论坛对玩命进行了一次专访，认为他是从看雪论坛走出去的成功代表之一。

但是，当上版主却是偶然的。2010年，看雪论坛向外发布了一个小组招聘启事，玩命把简历递上去，希望成为小组成员。看雪论坛一看玩命的技术履历，“还当什么组员，直接当版主吧”。

玩命在看雪上终于找到了归属感，在论坛上不断撰写各类技术文章，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，这和在成都的满足感似乎一样，又有点不一样，玩命说不上来具体的感受，却让他在回归北方这件事上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衡点。

“进入看雪，刚好是在我的一个转折期。对我而言，看雪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。不仅在论坛里学到了很多，也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很多人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系，我们有时间也会出来聚一聚。”玩命说。

玩命在国家信息安全中心的工作看上去“如鱼得水”，还当上了项目负责人。但是，当时年纪不大的他却无法忍受朝8晚5打卡的生活，一颗年轻沸腾的心与刻板的体制内生活、复杂的人事关系格格不入。

有一天，玩命看不惯一个同事的做事作风，直接把他拎到领导办公室一顿骂。因为技术过硬，领导对玩命这种“张狂”忍了，没什么意见。但玩命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他主动辞职了。

四

玩命说，迄今为止，他找工作从来不是“主动”的，以靠圈内朋友的认可和介绍为主。

只有一次例外。

从国家信息安全中心辞职后，偶有一次玩命向一家安全公司投递了简历，经过面试后，人力和他最后确认学历信息。玩命回家找了找，一拍脑袋：哎呀，学历证书不见了！他和人力姑娘一说，姑娘懵了：“学历证书怎么能丢呢？！”玩命觉得好笑：“学历证书怎么不能丢呢？！”

反正，最后玩命也没想过进这家公司，中途已经有人又帮他介绍了一家“特别舒适”的做软件保护壳的公司。

除了技术上对接，在成都认识的小伙伴朱研也来了这家公司，玩命悠哉游哉地十点上班，下午六点下班，公司一年还发7200元某饭店的代金卡，玩命和小伙伴一起，每个月都能把钱花光，他过上了理想中的舒适生活。

然而，人生的画风突然一转，舒适生活才过了不久，命运就把他逼上了创业的道路。这家公司虽然技术实力不错，但由于资金链断裂，产品商业化遥遥无期。2012年，玩命和朱研等技术小伙伴决定自创公司，另谋生路。

出任娜迦 CTO 的玩命自此与‘舒适’无缘，他爱的病毒钻研技术因为不赚钱也只能抛下，软件保护壳赚钱，好，搞！

“什么安全技术能赚钱搞什么！”

赚钱，赚钱，赚钱，这是玩命在 2012 年狠狠对自己说的话。

一帮纯技术出身的人，投入了创业丛林，前期遭遇了多少不付钱的奇葩客户才百炼成钢。玩命不仅要干 CTO 的活，公司还需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如，和客户聊技术、谈订单，他居然一跃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。

玩命再也不是那个喜欢舒适生活的玩命，他是一个公司的领头人之一，他要抛却那些不赚钱的技术，他要搞赚钱的东西，他要和客户喝酒、唠嗑一整晚。

他越来越偏离“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”的梦想。

他拎着 5 瓶红酒，一连出差 8 天，每天白天在颠沛劳累的交通工具上，晚上和客户觥筹交错。朱研开玩笑说，没有拿回订单，不要回来。

他终于，不再是那个为了‘纯玩’而搞技术的玩命，他成了让安全技术公司活下来，然后发展壮大的阎文斌。

但是，他为此也耗尽心力，拿命在搏。

他是玩命，也是阎文斌。

本文作者：李勤

本文转自雷锋网禁止二次转载，[原文链接](#)